



我對慈老法師的敬仰和哀思

雲庵

——為老人圓寂一週年紀念而作

一生為佛教奮鬥、努力的偉大健將——慈航老法師，竟於去年五月六日圓寂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佛教巨人就這樣悄悄地與世永別了麼？除了為「佛教不幸，眾生福薄」的嘆惜哀傷外，其他還有什麼可說呢？

慈老您是佛門法將，苦海慈航，昏衢寶炬，人天眼目，怎麼就這樣走了呢？茫茫苦海的眾生正等着您——巨大的慈航來濟渡他們同登彼岸；支離破碎的佛教正需要您這不畏辛苦，勇猛直前的法將來整理，來復興；一群如遊子歸投慈母的僧青年，正倚賴您作依止，來教養愛護他們。但您終於拋棄了長歎沉淪苦海的眾生而不渡；拋棄了這群流離失所徬徨歧路的僧青年而不顧；一任這衰敗到將要滅亡的佛教而不管。我想您老人家的悲願是和地藏菩薩一樣的——「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所以在您的遺訓中有這麼一句：「如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因此便知道您老是以幻化色身不得不隨緣生死，而不久的中間，的確將乘願再來。雖然如是，但您老對於佛教的貢獻之多，慈悲感人之深，我非木石，寧不為佛教痛失砥柱而悲傷而哀悼呢！

關於慈老的言行和功績，過去已有諸方大德的表揚，無須我再多述。現在我只寫點關於我認識慈老的因緣和個人敬佩的心情，藉表哀悼和紀念。

民三十七年十月間，我隨家師斌宗上人在獅山勸化堂講經，一日當我講偏座甫畢的時候，智道、真法二師對我說：「妙果老和尚來信說：『南洋請來的慈航法師已於某日到達圓光寺，在這近日中就要開學了……』，要我們回圓光寺去幫一點忙，請您代我們向老法師——斌公，請一個假」。那時家師得悉了這個消息後，喜不自勝的脫口說道：「臺灣佛教胞幸福，臺灣佛教快要發展了，我的弘法工作有人幫忙了」。本來家師是要我代表先到圓光寺去給慈老禮一個座以表敬意，可是我在經期中是擔任講偏座的，如淨老和尚，達真和尚和一般同學等都不肯我走，均說經期完滿才去。

爲了這樣，於是圓光寺之行就暫告中止；但是我的心裡總覺得有點快快！隔日家師在大座講完的時候，便向三百餘位聽眾宣布：「今天有個好消息，要告訴諸位，圓光寺妙果老和尚，爲了振興臺灣佛教，爲了栽培弘法人材，從遼遠的南洋請來了一位德學兼優，熱心教育，努力弘法的慈航大法師，創辦佛學院，將爲我們臺灣佛教放一線曙光，這是多麼值得慶幸的事。他老是……」那時我的腦海裡便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這時我只聞您老的大名，未見您老的道貌，唯有一顆熱烈仰望的心情而已。這是我第一次對您老的仰慕。

經期圓滿，臺灣佛學院也已經開幕了，本來家師是準備帶我們到圓光寺去拜訪您老的，不料爲臺中寶善寺住持及廖光輝居士（已故），那種熱烈誠意的懇求，情不容辭的竟被他們請到臺中講經去了。當開講的第一天，家師又當眾發表：「我們臺灣佛教幸福，您們今後有佛法好聽了，中壢圓光寺現在請來了一位多年在南洋弘法，成績卓著，名聞海內外的慈航大法師來臺弘法，他的學問，道德都比我好得多，又慈悲，又發心，大家要多多去親近他，常常請他來講經，一定會獲得寶貴的開示，得到無上的利益，不再有無處聞法的苦悶了，也不必老是我這德學俱缺的人要求，當換換新空氣，聽聽新理論……這數年來，我爲弘法，東奔西走，覺得有點過勞，喉嚨差不多喊得要破了，心臟也感覺很衰弱，當讓我也可以稍爲休息一下……」。舊事重提，這時又引起我仰慕老的情緒來了。同時更深一層的認識慈老的確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不然，家師怎麼會這樣的極力稱揚讚嘆呢？真的，我那時恨不得雙翅立刻飛到圓光寺去瞻仰您老的慈容，親聆您老的法音。這是我第二次熱烈的仰慕您老。

這裡經期圓滿，接着，靈山寺的當家——德欽師又要請家師去該寺講金剛經，後來竟被豐原龍善寺住持搶先請去，繼而又到明山寺等處講開示，一直到除夕前數日方始脫身歸來。有一天（什麼日忘記）正準備明早到圓光寺去，說來也真湊巧，那天竟接到新竹佛教支會的通知：「慈航法師

定於某日到新竹，要在本願寺講演，並開歡迎會以表誠意，請法駕列席參加。得到這些消息後，家師臉上現出抑壓不住的愉快，微笑着說：我們可以省跑幾步路，毋須到圓光寺去了，就在這裡表個敬意吧。那時我高興了，心裡確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以為拜見慈老的機會到了。當我們正要下山去歡迎慈老的當兒，恰巧新竹鎮典獄長來寺請家師到該監說法教化，於是與典獄長延緩二小時前往，先到本願寺歡迎慈老。因為和典獄長談話拖延了時間，到時慈老已在開始講演了。那時衆人的視線都集中在講臺上，我發見了一位身披黃色袈裟，道貌魁偉的和尙，正在那兒作獅子吼時，嚇！這就是我所仰慕的慈老法師喇！他講演時口若懸河，辯才無碍，尤其幽默的說話，活潑的姿態，詼諧的表情，有時笑，有時哭，有時像金剛怒目，有時如菩薩低眉。真是喜怒哀樂的情緒都能全部表演出來，聽衆們也跟着他老喜怒哀樂，這種講演術可算是他老的一門專長了。我一見他慈祥的相好，和獅吼般的法音，還有那講演的姿態，果然名不虛傳，於是不期然地從衷心裏發出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欽佩來。那時家師也曾起立講了一篇歡迎詞，除表示熱烈歡迎外，同時並提出四個問題請求慈老指導：

一、要怎樣來振興臺灣佛教？

二、要怎樣來創辦健全的僧教育？

三、要怎樣來團結臺灣佛教？

四、要怎樣來弘揚佛法和推行佛教文化？

這是我第一次親身瞻仰慈老的經過。那時我覺得他老人家是一位福德莊嚴，權巧方便，最善於通俗講演的藝術家。這是給我的印象之一。

有一次慈老在新竹本願寺小住，一天我與家師由北部弘法歸來，順途往訪。在將要跨進山門的時候，便聽到遠遠地送來一陣洪亮而雅逸的聲音，我們辨出是慈老的獅子吼音，於是跟是音聲找進了一間室內，則見慈老坐在「榻榻米」上，為一群圍繞左右的善信正講着開示。我眼見慈老那副如彌勒菩薩的笑臉，兩顆突突有神的眼晴，崇敬之心，不由得又湧現出來了！那時正當炎夏盛暑，慈老淌着豆大的汗點，一面揮扇，一面講話，真是天花亂墜，舌燦妙蓮的時候，我們忽然被他看見了，他即刻站起身來，兩步做一步的走向我們這邊來，邊走，邊說：「斌老法師來啦！老法師來啦！我們還沒有向他頂禮問候，他一來就是跪下去一個頭，使我們着急得像什麼似的連忙給他回一個禮。我們怕擾動他，於是說了幾句表示拜訪的誠意外，就起身告辭，他堅決不肯，說：「我們難得見面，再談一會，再談

一會！」因為多談會就誤他開示的寶貴時間，所以不敢接受他的好意。當我們要走之時，他非常誠意的硬要送我們到山門口來，我們走了好遠他還站在那裡不斷的向我們揮手惜別——不送——不送。噫！慈老這種熱情待人，足够使人感激不忘。這是我第二次參拜慈老。那時我覺得他老人家的爲人是極其謙虛而客氣，尤其是熱心弘法（這應熱天還流着一身汗爲人說法），熱情待人，更足感動人了。這是給我的印象之二。

民國三十八年四五月間，因圓光寺由於經費學院即告停辦，慈老爲了一班由大陸來的僧青年的食宿問題，曾到各處奔走呼籲——商辦佛教教育事宜——惜因緣時節未到，不能如願以償。以後跑到獅山，終以慈老熱心教育，和愛護僧青年的真情所感召，引起他們的同情，遂匆匆成立獅山佛學院。一日家師帶我們上山參謁，慈老一見我們歡喜得像什麼似得，脚忙手亂，茶來水去，熱烈的招待我們。那時候大陸的僧青年聞風而來親近慈老的，接踵而至（又因此發生問題了），照慈老大慈大悲的心腸，當然要來者不拒的一個個都攝受他們。可是事不由主，力不從心，限於經濟問題，佛學院又宣告要關起門來。在慈老個人當然不成問題，而這群依止慈老爲命的僧青年，就大成問題了。慈老談到圓光寺辦學經過，和個人的遭遇，以及目前佛學院又要解散的情況下，不覺悲從中來，淚如雨下，邊泣邊說：「慈航福淺德薄到臺灣來真倒霉，環境非常壞，所做的事多力不從心，大受挫折了，我個人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可是這一群飄飄蕩蕩，無所歸宿的僧青年，那就太可憐了。」說時滿眶熱淚像大雨似的落下來，家師爲同情慈老境遇，和被他那種愛護僧青年的熱情，以及爲教爲人的苦心所感動，情不自禁也掉下淚來，在傍的我，目觀此景也跟着流了不少同情的淚，三人六隻眼睛相向而哭。唉！慈老爲了這班僧青年，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和痛苦，就是後來屈受鐵窗風味，也莫不是爲着他們。受過慈老愛護的僧青年們，對這如南山北海般的厚恩深澤請不要忘記了！同時要想怎樣來報答他才對啊！我們應該效法慈老的精神，繼承慈老的遺志來爲佛教努力，這才算真正的報答呢！當時慈老含着淚水帶着悲慘的聲調說：「請您老（稱家師）慈悲，替我分擔十個學僧的食宿怎樣？他們在臺灣入地生疏，舉目無親，教他們到那裡去安身呢？實在太可憐啊！請您老慈悲慈悲！」。家師連忙答道：「這是我們該做的分內事，對於食的方面是不成問題的，就是住的問題比較大些，（那時我們的左傍精舍還沒有建築），因爲我素來不願意建大寺興叢林，現在我們的法源寺，地方太小，除了原有的住衆十

餘人外，實在無法再容受這麼多人。那末，我可先給您老分擔三四人去，事後再作道理——當極力代向各方呼籲幫忙就是。」家師話還未說完，慈老立即站起身來，向家師叩頭稱謝！這一來益令人感動。這樣關懷憐惜青年，愛護僧青年，真是無微不至，求之當代佛教中誠恐再找不到第二個慈老了。於是他老人家將悟忍、了中、本印，三位同學交給家師帶回法源寺安頓。那時比食宿更困難的問題尚多。爲了這些事於百無辦法中，家師曾親自出馬，奔走各方，經過了許多麻煩才辦好，讓他們三人安心在敝寺住下來。（那時清度法師和學僧能果亦在敝寺避難）。這是我第三次拜見慈老，那時我覺得他老人家的那種愛護僧青年的真情，確有過於自己的父母，是最值得人敬佩的！這是給我的印象之三。

隔數日慈老又介紹一位僧青年——元澄師來敝寺住，並給他帶來一封介紹信：「……茲有學僧元澄師，久仰老法師道高望重，極欲親近座下受教，請您老慈悲攝受。他品學都好，如有越軌，慈航擔保……。」以後慈老知道家師曾爲悟忍、了中等同學奔走事，便來信給家師稱謝：「斌公：您老太慈悲了，不但替他們（學僧）安頓食宿，還這麼麻煩地替他們妥辦好了許多最困難的問題，真够使人五體投地，欽佩不已！」

不久，以慈老的慈悲德化，感動了青草湖靈隱寺住持無上法師發起大心來，倡辦靈隱佛學院，於是慈老帶同學僧十數人，到靈隱寺去安心教學，此不能不歸功於無上法師。因此家師也就安心，無須再有另外的顧慮了。誰料好景不常，開學不數日，橫禍飛來，新竹警察局竟把他們師生十三人召往警局，並且又送到臺北刑警隊關了起來。因爲那時的外省籍的僧人曾遭政府一度的誤解，或說中共匪諜冒充僧尼混入臺灣……等等謠言，使慈老等冤屈的飽嘗數十年的鐵窗風味。家師得到這種不幸消息後，除一方面囑咐寺衆於每日早課時加念觀音菩薩聖號，祈禱菩薩慈光加被慈老等早日平安無事。一方面又親身到臺北善導寺商同大醒法師請李子寬老居士及孫夫人等，極力幫忙設法保釋。是日適醒法師不在，家師等至傍晚未歸，遂留信再三懇請醒法師設法。那時遭難僧衆一部拘禁在新竹監獄，一部分在臺北。幸而新竹賴典獄長遠輝先生是法源寺的一位忠實信徒，家師會命我親往該獄囑請賴典獄長特別照護慈老等，並蒙典獄長親身帶往拘禁所面會，那時慈老並不在此而在臺北刑警隊。於是只會見默如、慧三、戒德、能果等諸位法師，當時我被獸師等那種懇切備至的囑托幫忙，和目覩他們的狼狽慘狀下，曾爲他們流了不少同情的淚。當時政府爲了肅奸防諜

的嚴重事情，對於僧人誤解的事實未明白前，實無法保釋。只好有時托人送些飲食茶水等去慰問他們，聊表微忱而已。（斯時新竹張四妹姑確爲極力奔忙者之一）這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間的事。

不久大醒法師致函家師：「日前枉駕，適外出爲此次不幸事件奔走，有失迎候。歉甚！最近外省僧衆於各地方所遭受之無故災厄，實爲不幸，在當局已明瞭，在地方欠人疏通，故演成非劇。最近應可准保出，請轉知無上，玄深二師準備保釋……。」我們得到這件好消息，喜出望外。除通知靈隱寺外，家師則命我立即寫信通知——中擺圓光寺（有一部分學僧被禁），基隆靈泉寺（一二學僧），獅山元光寺（慧峰法師外一名），苗栗法雲寺（普光師外小沙彌一名），北浦淨蓮院（守成法師外一名），汐止靜修院（圓明法師）等處請各責任者速往保釋。不數日慈老等果然被保釋出來了。家師命我帶些小小供養並臺幣貳百元前往慰問。那時慈老在臺北李太太家，道源、默如、戒德等諸位法師亦同在一起。慈老一看到我便大聲喊道：您來啦，您來啦（那時慈老還不知道我的名字），迨至表白來意了後面囑人端茶，一面携着我的手說：「謝謝您們的好意！臺灣的僧界中可說你們的尊師上人是慈航唯一的知己了。回想我初到臺灣的時候，一般佛教徒——四衆人等，都非常熱烈的歡迎我，並且很多人拜慈航做師父，可是現在有幾個人來慰問我呢？你們的老上人當慈航初到臺灣，爲大家歡迎的黃金時代，他却並不怎樣表示歡迎；迨慈航患難的時候，有的討厭我，說慈航長短短；有的害怕我，不敢和慈航往來……噫！佛教徒也染上了那種世態炎涼的壞習氣呢？可是你們的老上人，就不這樣了，在我的患難時竟格外關照我，愛護我，使慈航感愧無地。古人說：「患難時方見得朋友的真情，這句話我已深深體會了」。我怕多打擾他，便起身告別，慈老緊拉着我的手說：無論如何總不准你回去，硬留我在李寓過一夜。當晚還和我在一間不算大不算小的「榻榻米」房間一起睡覺。在臨睡之前，還有神有氣地對我說了下面一大堆話：「……回想我初到新竹的時候，還有人對慈航說你們老上人的背後話，什麼架子高啦，什麼不容易親近啦，什麼不發心辦佛教事業啦……我起初不詳悉臺灣佛教情形，也有點誤解，後來你們老上人在本願寺歡迎慈航的講演詞中好多地方感動了慈航，以及前次爲學僧奔走的事情，尤其是慈航在各處弘法時，都常聽到許多人異口同音的讚嘆你們上人的德學，和那一本超絕的講才……」（未完下期待續）